

爲反動派服務的  
資產階級偽科學  
的地理學

盧卡舍夫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 爲反動派服務的資產階級 偽科學的地理學

盧卡舍夫著

祝誠、吟如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爲反動派服務的資產階級  
僞科學的地理學

(蘇)盧卡舍夫著  
祝誠、吟如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137·787×1092精1/32·3½印張·74,000字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7,000 定價：(6) 0.32元

##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章 現代資產階級地理學的反動的 “理論”基礎.....	7
第二章 地理政治學是帝國主義侵略的 思想武器.....	27
第三章 資產階級地理學家的世界主義 謬論.....	60
第四章 資產階級地理學爲種族主義的 黑暗勢力服務.....	74
第五章 資產階級地理學與新馬爾薩斯 主義的宣傳.....	85
第六章 蘇維埃地理學爲和平與進步服務.....	100

(CONT'D)

CONTINUATION

## 緒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蘇聯在其中起了決定作用的一次大戰，它粉碎了德、日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危機進一步尖銳化，使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進一步被削弱，使帝國主義的矛盾加深。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力量對比起了根本的、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變化：社會主義的力量不斷增長，資本主義的力量大大削弱。以蘇聯為首的强大社會主義國際陣營，團結了人口佔世界三分之一的國家，並受到世界各國千百萬人的支持。

這兩個陣營的一切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在全人類的面前證明了社會主義的進步性和資本主義的反動性。社會主義陣營的情況是：參加社會主義和民主陣營的各國在各民族兄弟般的互助和合作的基礎上，沿着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大道向前邁進。在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中，經濟從不經受危機，它的發展是為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成員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在這裏，科學是完全為進步服務，為提高勞動生產率、改造自然使其有利於社會，歸根到底就是為建立物質上的富足而服務的。科學為完成斯大林所發現和表述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要求服務。這一法則的根本特點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

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蘇聯由於在重工業方面獲得了成就，因而就具備了一切條件來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組織日用品生產的高漲，以便進一步和更快地提高勞動人民的福利。

帝國主義陣營的情況是：進行瘋狂的軍備競賽，粗暴地浪費生產力，加強對勞動羣衆的剝削和民族壓迫，挑撥種族和民族之間的仇視，勞動者的處境不斷惡化。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生產力正在萎縮，它們的經濟陷入了日益加深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困境。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在尖銳化，而其中主要的矛盾則是美、英之間的矛盾。美、英壟斷組織爭奪石油、橡膠、有色金屬和貴金屬、硫、皮毛等產地的鬥爭，爭奪商品銷售市場的鬥爭，越來越帶有殘酷的性質。

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生活都決定於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法則的要求，它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在於：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決定科學任務的，不是社會的需要，而是一小撮壟斷資本家獲取最大利潤的那種利益。

反動的資產階級科學鼓吹認識世界及其規律的不可能性，否認科學法則的客觀性。資產階級學者把科學的法則看作是由人們的意識所創造出來的形式和結構，看作是關於自然和社會的抽象概念與主觀判斷的堆積。他們硬說周圍的現實是不可理解的、偶然性的混亂現象。資產階級科學以唯心論、不可知論和僧侶主義為根據，捏造出自己的“理

論概念”。受反科學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意識所教養的資產階級學者，故意歪曲科學，利用科學作為宣傳黑暗勢力的工具。為了達到這些目的，他們樂於鼓吹和宣傳極不相同的“理論”和概念（無怪其中的一些理論都是互相矛盾的），樂於利用極不相同的各種偽科學原則。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危機和矛盾越深，資產階級“學者”——壟斷組織的幫兇——也就越熱狂而殘酷地企圖來歪曲科學，抹殺科學中的客觀法則，以一切反動的、反科學的膺品來偽裝科學。

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揭露現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應用廣泛的那些資產階級地理學的反科學理論和概念。

受僱用的反動“學者”的龐大隊伍——地理學家和地理政治學家——無恥地偽造科學，企圖用偽科學的理論來辯護資本主義壟斷的掠奪目的、殖民地的奪取、對殖民地附屬國的壓迫，以及階級的不平等，來掩蓋帝國主義國家統治集團的政策完全決定於壟斷資本的掠奪目的這一事實。

資產階級地理學有意地掩蓋腐朽資本主義的社會的階級矛盾，企圖用地理環境的條件來加以解釋，彷彿是地理環境的特點和性質決定着社會的性質及其經濟和各種社會情況。

本書對揭露現代美國資產階級地理學的偽科學理論和概念特別加以注意。美國的資產階級地理學任何時候也不會像現在一樣公開地為美國壟斷組織的世界統治進行辯護，以捏造的偽科學地理“理論”和“概念”來論證美國壟斷資本家統治世界的妄想。美國資產階級地理學家和地理政治學家憑藉偽科學的詭辯來力圖證明：在現今“原子世紀”和“航空世紀”<sup>①</sup>中，以前關於國家“安全”、關於“防禦界線”

和“防禦區”的概念似乎已經“陳舊”了，因此，似乎就不僅需要改變現有的界線，而且需要在解決這類問題時運用新的“原則”。

由此，反動的美國地理學家和地理政治學家就來宣揚“機動的”軍事—戰略界線，宣揚在全世界建立和佈置軍事—戰略基地，把所謂“力量中心”，即戰略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巨大集中地置於美國的控制之下。他們妄想用各種方法來論證美國在北極、大西洋、地中海、太平洋、南極和歐、亞、非大陸的“特殊利益”。

現代美國偽科學的地理學號召人們去建立世界主義的“世界性超國家”，去確立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的世界統治。美國偽學者——世界主義者宣稱國家主權概念的“陳舊”。在這一世界主義思想之下，隱藏着美國壟斷資本家想在一個包括全世界的、在政治—經濟上統一的帝國主義超國家的範圍內來剝削世界勞動人民的企圖。

地理學家兼種族主義者亨丁頓、費却爾特等，企圖證明美國人是“超人”，並賦有統治世界的天性和特質。

地理學家兼馬爾薩斯主義者福格特和拉依特等，宣傳世界“人口過剩”和“自然枯竭”等馬爾薩斯理論，想使人們相信，由於戰爭、飢餓和其他災難所造成的人類大批死亡現象是最好不過的現象。宣傳這反動謬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掩蓋貧困和飢餓的真正原因，是為了把造成勞動者貧困的

---

① 美國偽學者把“航空世紀”宣傳成“新世紀”，說它的到來似乎與航空的發展有關；而在這世紀中，航空聯系之具有最巨大的作用，是不僅以其作為運輸工具而言，即作為整個社會發展的因素來說也是如此。在航空世紀叢書(Air Age)名義下，出版了大量地理學、地理政治學和其他各種書籍。其中，航空世紀則被描寫為“美國世紀”。

一切罪過都歸咎於自然，歸咎於資源“不足”等等。

英國資產階級地理學家在捏造反動的理論和概念方面，力求不落於它的美國夥伴之後。英國的僞學者——地理學家反映了不列顛帝國主義危機的加深，他們用一切詭辯來維護不列顛殖民帝國的“地理統一”，捏造關於英國在大西洋和歐洲佔有先驅“樞紐”地位的理論，似乎這樣它就賦有了統治其他國家的優先權；他們還廣泛地宣傳關於個別國家的國家主權“陳舊”的世界主義理論，宣傳亞格魯薩克遜人優越的種族主義理論等等。

美、英僞科學的地理學反映出資產階級科學的危機，反映出帝國主義體系的腐朽和分崩離析過程，這一過程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尖銳化和加深而益趨嚴重。這一切明顯地表現出現代資產階級地理學所獨具的那些醜陋特徵，表現出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科學所陷入的那種絕境。

\* \* \*

蘇維埃地理學與資產階級地理學有着根本的區別。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照耀下的蘇維埃地理科學，正如蘇維埃國家中的一切科學一樣，是為進步及和平的事業服務，為共產主義建設服務的。

在這方面的光輝例子，便是對蘇聯自然界的研究。它的目的是為改造自然和最合理地發展及配置生產力，是為利用自然的能力和資源。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關於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蘇聯發展的第五個五年計劃的指示，在蘇維埃地理科學面前提出了極其巨大的任務。在指示中預先規定了要進一步改造蘇聯的自然——進行植林、灌溉和排乾沼澤，採取措施以防止土壤侵蝕等。而且提

出意義極其重大的任務：“保證在新的五年計劃期內改善工業企業建設的地理配置，使工業更接近於原料和燃料產地，以便消滅不合理的和距離過長的運輸現象。”

蘇共中央九月全會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的決定，也向蘇聯地理學家提出了巨大的任務。

不斷向前邁進，積極從事征服自然的工作，最合理地利用自然力和資源來為偉大的蘇聯人民和一切進步人類造福——這就是為了實現第五個五年計劃，即實現進一步在我國建設共產主義的計劃而向蘇維埃地理學提出的主要任務。

# 第一章

## 現代資產階級地理學的反動的“理論”基礎

地理學包括緊密相關的兩門科學——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自然地理學是自然科學，而經濟地理學則是社會經濟科學(即社會科學)。

自然地理學的任務是研究社會周圍的地理環境和它的個別成分，是闡明地理環境的形成規律和發展規律，以便對它加以合理的利用和改造。

經濟地理學則研究生產的配置和人口的分佈，研究各國和各地區經濟發展的條件和特點。

這兩門科學之間的聯系是非常密切的，因為研究地理環境是與人們在生產活動過程中利用各種自然富源分不開的；反之，研究各個地區的經濟面貌，研究生產和地理環境的相互關係，也不能不具備關於自然及其特性的知識。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自然和社會發展的最一般的法則、關於社會和地理環境的相互關係、關於生產方式在社會發展中起決定意義、地理環境是經常而必要的社會生活條件之一等原理，是蘇維埃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的科學的理論基礎。

~~巨大的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廣闊場所的社會主義生產方法，~~改造地理環境創造了巨大的可能性。認識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理論，~~保證我們正確地去理解社會

和地理環境的相互作用和自然綜合體的形成等複雜的規律性。

蘇維埃地理科學所根據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科學法則的客觀性的學說。按照這一學說，自然和社會中存在着客觀法則，它們的存在和發生作用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只能認識這些法則，在自己的實踐活動過程中利用這些法則來為社會造福。

一切真正科學的任務就在於：揭露自然和社會生活的客觀法則，闡明一般法則在自然和社會的具體現象中所顯露的特徵，全面地、深刻地和充分地揭露自然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過程，從而使人們可以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利用它們，有意識地應用它們去為社會謀福利。

人們的勞動活動——發展工業、農業、運輸業及其他部門——如果不是按照自然和社會的客觀法則來進行的話，那是不可能順利實現的。人們知道了自然和社會發展的法則，而在利用這些法則時，就能預計某一法則和過程的有害影響，反之，可以加強那些能保證獲得良好結果的過程的作用。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原理揭露了科學法則的內容，以及它們的客觀性和對人們意志的獨立性，它使蘇維埃地理科學正如所有的蘇維埃科學一樣，得以深刻地闡明自然和社會中所發生的客觀過程。

蘇維埃地理學根本不同於資產階級地理學的最具原則性的重大問題，便是關於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問題，關於社會和自然的相互關係問題。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決定社會發展的不是地理環境和它的條件（地理位置、國界線、資源的保證程度和氣

候等)，而是物質財富的生產方式。

地理環境，正如斯大林所指示的，是社會物質生活所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而且它當然會影響社會的發展，加速或延緩這一發展。地理環境組成人們生產活動和生活的必要的自然基礎。在社會實踐的發展過程中，日新月異的地理環境的特性正為社會所發現並被積極地利用於生產，社會以其生產活動改變着自然環境，利用它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使它為人類服務。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地理科學的理論基礎是非科學的，它們植根於反動的資產階級哲學和社會學。現代資產階級地理學的特徵就是：以折衷主義的反動觀點來對待作為科學的地理學的本質，它無力解決地理環境和社會的相互關係問題。

對資產階級地理學家來說，最典型的便是對地理學對象和方法的空間（由希臘字 Chora 而來）論調。空間論者把地理學的任務僅限於研究地表對象和現象的空間分佈，而不去研究對象和現象本身的特性，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和規律性。他們把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混為一談，從而放棄了對自然和社會發展的客觀法則的研究。

在資產階級地理學中獲得廣泛傳播的是庸俗的地理決定論，它被用作“解決”社會和自然相互關係問題的“理論”基礎。地理決定論認為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起着決定性作用。

美國地理學家弗里明是屬於以空間論和庸俗地理論來理解地理學對象的人物，他在“地理學的本質”（一九五〇年）一書中，提出了晚近關於地理學的對象和本質的最典型的定義，他說：“地理學是沒有自己的研究對象的科學，它是

空間的科學，它研究地表上對象和人的分佈，研究人和周圍各種自然環境及資源之間的關係。”

反動的資產階級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把地理環境看作社會發展中的某種命定的作用，把它提到絕對地位，而把人類社會則看作是某種消極的、僅僅受地理環境影響而又適應於這種影響的東西。

例如，地理決定論用氣候的因素來“解釋”人們的心理、習慣和愛好，用氣候及土壤的肥沃程度來“解釋”階級的不平等、各個國家發展的不平衡、帝國主義大國在殖民地的統治等社會現象。地理決定論的各種變種，被現代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廣泛地用作辯護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可怕矛盾的思想武器。地理決定論與種族主義、世界主義、新馬爾薩斯學說糾合在一起，成為地理政治學家關於以下謬論的基本“理論”原則，這種謬論認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彷彿直接取決於地理環境的條件。

\* \* \*

社會發展取決於自然條件的理論，由十八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在當時傳播。這在當時的社會學中是相當進步的一種傾向，這種傾向特別在法國社會學家兼啟蒙派大師孟德斯鳩（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年）的著作中反映出來。孟德斯鳩以新生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姿態與封建主義和僧侶階級鬥爭，他抱定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社會的發展不服從於教會所說的那種宗教的原則，而是服從於自然的規律，但是孟德斯鳩並沒有揭明社會發展的真正規律。而關於社會發展取決於地理環境的理論，在孟德斯鳩“法之精神”一書中得到了充分發揮。

孟德斯鳩認為，自然條件，特別是氣候條件，影響人們

的體質，並影響他們的精神品質，從而決定民族的發展和國家制度的形式。

孟德斯鳩武斷說：“氣候的威力是世界上最高的威力”。他又寫道：“過度的炎熱損害人們的力量和勇氣，而寒冷的氣候則給人們的頭腦和身體以一定的力量，這種力量能够使人們作出持久、艱巨、偉大而英勇的行為。這種差別不僅可以在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比較時看出來，而且也可以在同一個國家的各部分之間辨別出來。”<sup>①</sup>

孟德斯鳩的理論總的來說是非科學的，但它也有好的成分，那就是：孟德斯鳩用自然條件來說明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時，反對了封建社會中完全用“神的意志”來解釋社會現象和全部歷史過程的那些理論觀點。

隨着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資產階級之奪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而來的，是資產階級科學的沒落和庸俗化。馬克思曾寫道，“從此以往，成爲問題的，已經不是這個理論還是那個理論合於真理的問題，只是它於資本有益還是有害，便利還是不便利，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的問題。超利害關係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領津貼的論難攻擊；無拘束的科學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論者（Apologetik）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sup>②</sup>按馬克思的話來說，這種奴才式的庸俗科學僅限於學究式地把資產階級生產活動家關於他們那個世界是最好的世界這一陳舊而自滿的概念系統化，並把它說成是永恆的真理。

在這種情況下，舊的、落後於社會科學發展的地理決定論的理論，就成了一種反動的、從思想上來辯護剝削、殖民

---

① 孟德斯鳩：“法之精神”，一九〇〇年俄文版，第一四〇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一一頁。

地掠奪、社會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等現象的工具。

這些公開辯護的思想在英國歷史學家享利·湯姆斯·巴克爾的著作中明顯地表露了出來。英國資產階級力圖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缺陷似乎都是地理條件引起的後果，它們都是決定於自然本身，因此，只要地理環境不改變，它們也就不會消除。巴克爾在其“英國文明史”中寫道：“在印度，奴役……是絕大部分人民自然的情況，是一些決不允許抗拒的自然法則使他們處於這樣的境地。而事實上，這些法則的力量也是如此不可抗拒：無論什麼地方，只要它們在那裏顯現了它們的作用，它們就能使生產者階級永遠處於依從的地位。”<sup>①</sup>

巴克爾企圖證明，社會的不平等、財富的分配，以及階級之間的關係，都取決於自然的、也就是天然的原因。

對剝削階級有利的這一理論的本質，巴克爾在以下的話中表達了出來：“上等階級和下等階級之間的正常關係，根本取決於自然的特點，這些自然的特點的作用，則正是我所企圖發現的”。巴克爾在這些“自然特點”中首先列入了氣候、土壤和食物。按巴克爾的說法，氣候、土壤和食物的影響，直接影響於社會的組織。氣候決定勞動的精力，而土壤則制約着勞動所能獲得的酬報。食物則具有兩種使命：保持機體有正常生存所必要的一定量熱能；補償機體內部的消耗。按巴克爾的意見，人口的數量取決於食物，而食物的產量則取決於氣候；因此熱帶國家居民所需的食物似乎應比氣候溫和地區的居民為少。由此，熱帶國家的人口增殖要比氣候溫和國家為快，這樣，提供的勞動力數量也必然增長，

---

<sup>①</sup> 巴克爾：“英國文明史”，一八六六年俄文版，第一卷，第五五頁。

因而工資也相應地減低。由此看來，工資似乎就取決於人口的數量。這種詭辯掩蓋並辯護了英國強盜對亞、非和其他殖民地領土居民的野蠻剝削。

巴克爾反科學的、典型剝削者的理論，成了後來許多資產階級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所捏造的庸俗地理學概念的基礎。巴克爾的理論被用作奴役人民和為帝國主義國家掠奪其他民族的帝國主義政策進行辯護的思想武器。

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步步都在推翻着反動的庸俗地理學概念。亞洲、非洲和其他大陸的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是甘願作殖民地奴隸和遭受白種文明傳播者的奴役。當巴克爾在寫作他的反動的謬論時，整個亞洲都被印度的士兵起義和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等聲勢浩大的反對殖民者的人民運動所震撼了。

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尤其是車爾尼雪夫斯基，曾有力地批判了地理決定論。在“論增進國民資本的某些條件”一文中，車爾尼雪夫斯基寫道：“特別是在人民生活的初期，地理情況顯露出其對人們勞作的全部力量，但是後來，甚至這些勞作中的改變，更不用說是人民的習慣了，既不能用國家的自然條件也不能用地理位置來加以解釋……任何地理條件都無法用來解釋巴西何以遠遠落後於北美國家，巴西的海岸不如北美的海岸嗎？亞馬孫河不如密西西比河嗎？難道西西里的土壤和氣候條件不比英國的更有利於耕作？”<sup>①</sup>

在帝國主義時代，關於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起決定作用的各種概念都獲得廣泛傳播，它們在許多方面決定着資產階級地理學家的理論體系。庸俗地理學在帝國主義時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哲學論文選”，一九五〇年俄文版，第二卷，第一八七——一八八頁。